

張南軒先生文集

二



叢書集成

初編

主編者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四

記

靜江府學記

國朝學校徧天下。秦漢以來所未有也。桂林之學。自唐大曆中觀察使李昌夔經始於郊。而熙寧中徙於郡城東南隅。乾道二年。知府事張侯維。又以其地堙陋。更相爽塏。得浮屠廢宮。實故始安郡治。請於朝而遷焉。侯以書來曰。願有以告於桂之士。某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。其果何所爲而然哉。天之生斯人也。則有常性。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。則有常事。在身有一身之事。在家有一家之事。在國有一國之事。其事也。非人之所能爲也。性之所有也。弗勝其事。則爲弗有其性。弗有其性。則爲弗克若天矣。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。所以順乎天也。然則捨講學。其能之哉。凡天下之事。皆人之所當爲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。人事之大者也。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。至纖至悉。何莫非事者。一事之不貫。則天性以之陷溺也。然則講學。其可不汲汲乎。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。雖然。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。心也者。萬事之宗也。惟人放其良心。故事失其統紀。學也者。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。夏葛而冬裘。飢食而渴飲。理之所固有。而事之所當然者。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。而後爲當。其可學者。求乎此而已。嘗竊怪今世之學者。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。鼓篋入學。抑亦思吾所謂學者。果何事乎。聖人之立教者。果何在乎。而朝廷建學。羣

聚而教養者。又果何爲乎。嗟夫。此獨未之思而已矣。使其知所思。則必竦然動於中。而其朝夕所接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。視聽言動之間。必有不得而遁者。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。某也不敏。何足以啓告於人。辱候盛意。勉爲之書。

袁州學記

淳熙五年秋八月。某來宜春。至之明日。州學教授李中。與州之士合辭來言。宜春之學。自皇祐中。太守祖無擇。實始爲之。今百有二十五年矣。中更兵革。廢而復興。惟是庠陋弗克稱。至於今守。乃慨然按尋舊規。首闢講肄之堂。立稽古閣於堂上。生師之舍。皆撤而一新之。將告成。而君侯適來。敢請記以詔多士。某謝不敏。則請益堅。乃進而告之曰。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意。亦嘗考之乎。惟民之生。其典有五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。而其德有四。仁義禮智是也。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。以率夫典之所當然。則必無力不足之患。惟人之不能是也。故聖人使之學焉。自唐虞以來。固莫不以是教矣。至於三代之世。立教人之所設。官以董蒞之。而其法益加詳焉。然其所以爲教。則一道耳。故曰。學則三代共之。皆所以明人倫也。嗟夫。人倫之在天下。不可一日廢。廢則國隨之。然則有國者之於學。其可一日而忽哉。皇朝列聖相承。畱意教養。所以望於多士甚厚。三代而下。言學校之盛。未有若此時也。然則教於斯。學於斯者。其可不深攷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。惟四德之在人。各具於其性。人病不能求之耳。求之之方。載於孔孟之書。備有科級。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。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。孝弟之行。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。忠愛之實。

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。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。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。嗟乎。可不勉哉。於是書以爲記。今守名构。實某之弟也。是月庚戌記。

邵州復舊學記

慶曆中。天子詔天下郡邑。皆得立學。邵州去王畿數千里。於時亦爲學以應詔旨。而學在牙城之中。左嶽右庾。庫陋弗稱。治平四年。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周侯敦頤。來攝郡事。始至。伏謁先聖祠下。起而悚然。乃度高明之地。遷於城之東南。及其成。帥士子行釋菜之禮以落之。今祠刻具存可攷也。惟侯倡明絕學於千載之下。學者宗之。所謂濂溪先生者。在當時之所建立。後之人所宜謹守。以時修治而貽之無窮可也。顧今僅百有餘年。而其間興壞之不常。甚至於徇尋常利便之說。徒就他所。甚失推崇先生長者流風遺澤之意。而於學校之教。所害亦已大矣。乾道九年。知州事胡侯華公。歎息其故。與學教授議。所以復之者。轉運判官提舉學事黃侯洎聞之。頗捐緡錢以相其事。於是卽治平故基而加闢焉。祠祭有廟。講肄有堂。棲息有齋。前後樓閣。翬飛相望。下至庫庾庖廩。無不備具。而民不知其費。不與其勞。遣使來請記。某以爲春秋之義。善復古者是誠可書也。然嘗考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。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。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。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其事蓋甚大矣。而爲之則有其序。教之則有其方。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。習乎六藝之節。講乎爲弟爲子之職。而躬乎洒埽應對進退之事。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。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。有以固其肌膚之會。筋骸之束。齊其耳目。一其心志。所謂

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。由是可以進焉。至於格物知至。而仁義禮智之彝。得於其性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。皆以不亂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。此先王之所以教。而三代之所以治。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。後世之學校。朝夕所講。不過綴緝文辭。以爲規取利祿之計。亦與古之道大戾矣。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。夫豈端爲是哉。今邵幸蒙詔旨。得立學宮。而周先生實經理其始。又幸而得復其舊於已廢之後。士者游於其閒。盍試思夫當時先生所以望於後人者。其亦如後之學校之所爲乎。抑將以古之道而望之也。往取其遺書而讀之。則亦可以見矣。於是而相與講明。以析夫義利之分。循古人小學大學之序。如前所云者。勉之而勿舍。則庶幾爲不負先生經始期望之意。而有以仰稱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澤。今日之復是學。斯不爲虛設矣。學故有二記。其一治平五年湖北轉運使孔侯廷之文。蓋爲周先生作也。其一紹興二十三年武夷胡子宏之文。雖不詳學之興廢。而開示學者爲仁之方。則甚明。皆足以傳後。某不敏。幸以淺陋之辭。列於二記之次。實榮且愧云。淳熙元年三月癸巳。

郴州學記

維三代之學。至周而大備。自天子之國都。以及於鄉黨。莫不有學。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。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。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。爲之冠昏喪祭之法。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。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。筋骸之束。無不由於學。在上則司徒總其學。樂正崇其教。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。其教養之也密。故其成才也易。士生斯時。藏修游息於其閒。誦其言而知其味。玩其文而會其理。德業之進。日

引月長。自宜然也。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。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。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於王。定其論而官之。其官之也。因其材之大小。蓋有一居其官。至於終身不易者。士脩其身而已。非有求於君也。身修而君舉之耳。夫然。故禮義興行。人才衆多。風俗醇厚。至於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。而王道成矣。國朝之學。視漢唐爲盛。郡縣皆得置學。郡有教授以掌治之。部刺史守令佐。又得兼領其事。亦既重矣。而士之居焉者。大抵操筆習爲文辭。以求應有司之程耳。嗟乎。是豈國家所望於多士之意哉。雖教養之法。疑若未盡復古。然爲士者。豈可不思士之所以爲士者。果爲何事也哉。郴故有學。迫於城隅。湫隘不治。知州事薛彥博。通判州事盧邁。教授吳鑑。始議遷改。因得浮屠廢宮。江山在前。高明爽塏。迺徙而一新之。郡之士相與勸率以助資役。甫踰時而迄成焉。來屬某。願有紀。某惟先王之於學。所以勤勤懇懇。若飲食起居之不可須臾離者。誠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。以至於平天下。未有不須學而成者。實生民之大命。而王道之本原也。然而學以何爲要乎。孟子論三代之學。一言以蔽之曰。皆所以明人倫也。大哉言乎。人之大倫。天所敍也。降衷于民。誰獨無是性哉。孩提之童。莫不知愛其親。及其長也。莫不知敬其兄。而夫婦朋友之閒。君臣之際。禮儀三百。威儀三千。無適而非性之所有者。惟夫局於氣稟。遷於物欲。而天理不明。是以處之不盡其道。以至於傷恩害義者有之。此先王之所以爲憂。而爲之學以教之也。然則學之所務。果何以外於人倫哉。雖至於聖人。亦曰盡其性而爲人倫之至耳。嗚呼。今之學者。苟能立志尙友。講論問辯。而於人倫之際。審加察焉。敬守力行。勿舍勿奪。則良心可識。而天理自著。馴是而進。益高益深。在家則孝弟雍

睦之行興。居鄉則禮遜廉恥之俗成。一旦出而立朝。致君澤民。事業可大。則三代之風。何遠之有。豈不盛歟。又豈可不勉歟。學之成。實乾道四年春二月。

桂陽軍學記

桂與郴地相接。近歲洞氓紛擾之後。甫及安定。郡各建學以館士。亦可謂知務矣。郴學之成。某嘗爲之記。而桂之士復以請。於是告之曰。嗟夫。學之不可不講也久矣。今去聖雖遠。而微言著於簡編。理義存乎人心者。不可泯也。善學者求諸此而已。雖然。聖賢之書。未易讀也。蓋自異端之說行。而士迷其本真。文采之習勝。而士趨於蹇淺。又況平日羣居之所從事。不過爲覓舉謀利計耳。如是而讀聖賢之書。不亦難乎。故學者當以立志爲先。不爲異端誑。不爲文采眩。不爲利祿汨。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。聖賢之書。大要教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。夫人之心。天地之心也。其周流而該徧者。本體也。在乾坤曰元。而在人所以爲仁也。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。而孟子曰仁者人也。合而言之道也。禮曰仁者天地之心也。而人之所以私僞萬端。不勝其過失者。梏於氣。動於欲。亂於意。而其本體以陷溺也。雖曰陷溺。然非可遂殄滅也。譬諸牛山之木。日夕之間。豈無萌蘖之生乎。患在人不能識之耳。聖賢教人以求仁。使之致其格物之功。親切於動靜語默之中。而有發乎此也。有發乎此。則進德有地矣。故其於是心也。治其亂。收其放。明其蔽。安其危。而其廣大無疆之體。可得而存矣。此學之大端也。然則其可一日而不講乎。願與諸君共勉焉。學之成。乾道己丑歲三月也。爲之者。知軍事趙公瀚。教授劉允迪也。

欽州學記

安陽岳侯霖爲欽州之明年。政通人和。乃經理其州之學。悉易故之庫陋。廟堂齋廡。次第一新。俾來謁記。久未暇也。又明年。其學之教授周去非。秩滿道桂。復以侯意來請。且曰。欽之爲邦。僻在海隅。地近鹽而俗尙利。逢掖之士。蓋鮮有焉。惟侯不敢以其陋而鮮加忽也。故新其學以勸之。且求一言以示後。庶或有起也。某於是而歎曰。是可書也已。夫所爲建學者。固欲其士之衆多也。今夫通都大邑。操觚習辭。發策決科。肩摩袂屬。必如是而後謂之多士乎哉。殆未然也。夫寡國鮮士。亦何病。十室之邑。必有忠信之質者焉。其成就與否。則係乎學與不學而已。學者。所以成才而善俗也。今欽雖僻而陋也。其士雖鮮也。然其閒亦豈無忠信之質者乎。無以揭之。曷其昭之。無以導之。曷其通之。爲之嚴學宮於此。詳其訓迪。以夫人倫之教。聖賢之言行。薰濡之以漸。由耳目以入其心志。其質之美者。能不有所感發乎。有所感發。則將去利就義。以求夫爲學之方。而又以訓其子弟。率其朋友。則多士之風。豈不庶幾矣乎。異時人才成就。風俗醇美。其必由侯今日之舉有以發之。請刻記於學以俟。清熙四年甲午。

雷州學記

廬陵戴君爲雷州之明年。以書抵某曰。雷之爲州。窮服嶺而並南海。士生其閒。不得與中國先生長者接於聞見爲寡。而其風聲氣習。亦有未能遽變者。某惟念所以善其俗。宜莫先於學校。而始至之日。謁先聖祠。則頽然在榛莽中。用不敢遑寧。乃度郡治之西。有浮屠廢居。撤其地少下。而得山川之勝。殿堂齋廡。輪

奠爽塏。凡所以爲學宮者。無一不具。用錢一十萬。旣成。則延其長老。集其子弟。而語之以學之故。某之心亦庶幾其庶者。願不鄙爲記。以詔之。予嘗觀孟子論王政。其於學曰。謹庠序之教。申之以孝悌之義。而後知先王所以建庠序之意。以教之。孝弟爲先也。申云者。朝夕講明之云耳。蓋孝悌者。天下之順德。人而興於孝悌。則萬善類長。人道之所由立也。譬如水有源。木有根。則其生無窮矣。故善觀人者。必於人倫之際察之。而孝弟其本也。然則士之進學。亦何遠求哉。莫不有父母兄弟也。愛敬之心。豈獨無之。是必有由之而不知者。蓋亦反而思之乎。反而思之。則所以用力者。蓋有道矣。古之人。自冬溫夏清。昏定晨省。以爲孝。自徐行後長者。以爲弟。行著實察。存養擴充。以至於盡性至命。其端初不遠。貴乎勿舍而已。今使雷之士。講明孝弟之義。於是學。而興行孝弟之行於其鄉。則雷之俗。其有不靡然而變者乎。豈特可以善其鄉。充此志也。放諸四海而準可也。然則戴君之所以教者。宜莫越於是矣。乃書以寄之。乾道六年七月十日。

雷州學記

淳熙四年秋。知雷州李侯以書來告曰。雷舊有學宮。比歲日以頽壞。今焉葺治一新。願請記以詔其士。且希白先生嘗爲是州。宜公之所加念也。惟希白先生實某之曾大父。至和元年。以殿中丞來守雷州。今廳壁題名具存。故李侯援以爲請。然某幸得備帥事於此。所當以風教爲先務。聞雷學之成。雖微此請。固願有以告也。而況李侯之言如此哉。嗟乎。舜蹠之分。善與利之間而已矣。譬之途焉。善則天下之正達。而利則山徑之邪曲也。人願舍其正而弗由。以自陷於崎嶇荆棘之間。獨何歟。物欲蔽之。而不知善之所以爲。

善故耳。蓋二者之分。其端甚微。而其差則甚遠。學校之教。將以講而明之也。故自其幼。則使之從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。以固其肌膚而束其筋骸。又使之誦詩讀書。講禮習樂。以涵泳其情性。而興發於義理。師以導之。友以成之。故其所趨。日入於善。而自遠於利。及其久也。其志益立。其知益新。而明夫善之所以爲善。則其於毫釐疑似之間。皆有以詳辨而謹察之。如駕車結駟。徐行正直。所見日廣。所進日遠。雖欲驅之而使由於徑。不可得已。故曰少成若天性。習慣如自然。此學之功也。自學校之教不明。爲士者亦習於利而已。故其處己臨事。徇於便安。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安也。於富貴利達。志夫苟得。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得也。夫惟徇於便安而志夫苟得。則亦何所不至哉。閒視其所爲。雖有涉於善事。而察其所萌。則亦未免出於有所爲而然。至於挾策讀書。亦是意耳。終身由之。而以爲當然。是豈人之情也哉。故曰性相近也。習相遠也。可不畏歟。夫後之爲治。所以不及於古之世。而其人才所以不及於古之人者。常在於是。然則學校之教。其所係顧不重矣哉。今李侯既不鄙其士而新其學宮。然其所以爲教者。則又不可以不明也。故予獨以善利之說告之。使不迷其所趨。雷之士誠能因予之言。如古之學者。從事於洒掃應對之際。以涵泳乎詩書禮樂之中。從師親友。久而勿舍。將必有能辨之者。亦非予言之所能盡也。李侯名茆。字叔茂。長沙人。

江陵府松滋縣學記

乾道九年冬。知江陵府松滋縣事余君彥廣。以書來言曰。松滋之爲邑。僻在大江之濱。自兵戈以來。其鄉

廬邑居固不能以復舊。而又重以水潦爲患。淪墊遷徙之餘。庶事大抵苟且。而學校爲尤甚。春秋奉祀。幾無以障風雨。青衿散處。莫適所依。六年之秋。知縣事滕君琛始聚材陶瓦。撤其故而更新之。首嚴廟象。備其彝器。已而講肄棲息之所。亦以次舉。其明年彥廣實來。親帥其士者而勸程之。又擇其秀者而表厲之。吟誦之聲。藹如也。今年秋。復命髡工結密其地。自廟而及門。又加黝堊之飾於其棟宇。用釋菜之禮以告其成。自惟小邑寡民。不敢爲勞費。第積其力時而爲之。故與滕君相繼四年之間。而後訖事。願不鄙爲之記。以風示邑之士。庶幾有以作興焉。某念今之爲邑者。急於簿書期會之報。詳於追胥督責之事。則云舉其職矣。有能慨然於荒寒僻遠之區。畱意教養。如二君之相繼者。豈不可貴哉。而余君且將求其說以作興其人才。顧雖文字荒陋。有不得辭也。則爲之說曰。先王之教。其大旨見於孟氏之書。曰。學則三代共之。皆所以明人倫也。又曰。謹庠序之教。申之以孝弟之義。是知學校以明倫爲教。而明倫以孝弟爲先。蓋人道莫大乎親親。而孝者爲仁之本也。古之人自冬溫夏清。昏定晨省。以爲孝。自徐行後長者以爲弟。躬行是事。默體是心。充而達之。不使私意閒於其閒。親親之理得。而無一物不在吾仁之中。孝弟之道。有不可勝用者矣。試以諗於邑之士。孰無事親從兄之心乎。誠能相與勸勉。朝夕講磨。以從事乎此。然後知人倫之際。盡其道爲難。而學之不可以已也。士之從事於此。則夫風聲氣俗之所及。閭里小民。亦將視效而知勸。畏威而寡罪。以樂趨於淳厚之習。然則顧不美與。嗟乎。是乃先王建學之本意。余君今日之所望於多士者。宜莫先於此也。遂書以寄之。淳熙元年正月。

宜州學記

淳熙四年某備位廣右帥事。以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韓璧聞於朝。曰。璧清介。豈第願假守符。俾牧遠民。詔爲宜州。便道之官。宜爲州被邊所控制。非一前此爲州者。日夜究切備禦。繕治財賦之不暇。莫遑他議。韓侯至官。既舉其職。則慨然念學校委廢。議所以修復之。蓋積糝而後成。廟宮旣嚴。講肄有堂。生師有舍。門廡庖廡悉具。合境人士歎息誦詠。俾來請記。方韓侯之爲是舉也。或者竊笑。以爲在邊州。乃不急之務。且曰。宜故寡士。亦何必汲汲爲。某獨以爲不然。蓋俎豆之修。則軍旅之事。斯循序而不忒。教化興行。則禍難之氣。坐銷於冥冥之中。詩曰。旣作泮宮。淮夷攸服。是有實理。非虛言也。建學於此。使爲士者知名教之重。禮義之尊。修其孝弟忠信。則其細民亦將風動胥勸。尊君親上。協力一心。守固攻克。又孰禦焉。近而吾民旣已和輯。則夫境外聚落。聞吾風者。亦豈不感動。有以伏其心志。柔其肌膚。其孰有不順。況於秉彝之心。人皆有之。奇才之出。何閒遠邇。遠方固曰寡士。然如唐之張公九齡。出於曲江。姜公公輔。出於日南。皆表然著見於後世。宜之士由是而作興。安知異日不有繼二公而出者乎。又安知其所成就。不有可過之者乎。然則其可以寡士而忽諸。故其於學之成。樂爲書之。

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

潭州嶽麓書院。開寶九年知州事朱洞之所作也。後四十有五年。李允則來。爲請於朝。因得賜書藏焉。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。祥符八年。召見便殿。拜國子主簿。使歸教授。始詔因舊名賜額。仍增給中祕書。於

是書院之稱聞天下。紹興初，更兵革，灰燼十一僅存。已而遂廢。乾道元年，建安劉侯珙安撫河南，旣剔蠹夷姦，民俗安靖，則葺學校，訪儒雅，思有以振起之。湘人士合辭以書院請。侯悚然曰：是固章聖皇帝所以加惠一方，勸厲長養以風天下者，而可廢乎？迺屬州學教授金華邵穎經紀其事。未半歲而成，大抵悉還舊規。某從多士往觀焉。愛其山川之勝，堂事之嚴，徘徊不忍去。喟而與之言曰：侯之爲是舉也，豈將使子羣居族譚，但爲決科利祿計乎？抑豈使子習爲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？蓋欲成就人才，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。惟民之生，厥有常性，而不能以自達，故有賴於聖賢者出而開之。是以二帝三王之政，莫不以教學爲先務。至於孔子，述作大備，遂啓萬世無窮之傳。其傳果何與？曰：仁也。仁，人心也。率性立命，知天下而宰萬物者也。今夫目視而耳聽，口言而足行，以至於食飲起居之際，謂道而有外，夫是烏可乎？雖然，天理人欲，同行異情，毫釐之差，霄壤之繆。此所以求仁之難，必貴於學以明之與？善乎孟子之得傳於孔氏，而發人深切也。齊宣王見一牛之斃，觶而不忍，則告之曰：是心足以王矣。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，善推其所爲而已。論堯舜之道，本於孝弟，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閒，指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時，則曰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。於此焉求之，則不差矣。嘗試察吾終日事親從兄、應物處事，是端也。其或發見，亦知其所以然乎？誠能默識而存之，擴充而達之，生生之妙，油然而中，則仁之大體，豈不可得乎？及其至也，與天地合德，鬼神同用，悠久無疆，變化莫測，而其則初不遠也。是乃聖賢所傳之要，從事焉終吾身而後已。雖約居屏處，庸何損？得時行道，事業滿天下，而亦何加於我哉？侯旣屬某爲記，遂書斯言，以厲同志，俾無忘侯之德。

抑又以自厲云爾。二年冬十有一月辛酉日南至。右承務郎直祕閣賜紫金魚袋廣漢張某記。

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

宋有天下。明聖相繼。承平日久。元氣胥會。至昭陵之世盛矣。宗工鉅儒。磊落相望。於是時濂溪先生實出於春陵焉。先生姓周。名茂叔。晚築廬山之下。以濂名其溪。故世稱爲濂溪先生。春陵之人言曰。濂溪。吾鄉之里名也。先生世家其間。及寓於他邦。而不忘其所自生。故亦以是名溪。而世或未知之耳。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。其澤不得究施。然世之學者。考論師友淵源。以孔孟之遺意。復明於千載之下。實自先生發其端。由是推之。則先生之澤。其何有窮哉。蓋自孔孟沒。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。更秦火之餘。漢世儒者。號爲窮經學古。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。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。然大本之不究。聖賢之心。鬱而不章。而又有顯從事於文辭者。其去古益以遠。經生文士。自歧爲二塗。及夫措之當世。施於事爲。則又出於功利之末。智力之所營。若無所與於書者。於是有異端者。乘閒而入。橫流於中國。儒而言道德性命者。不入於老。則入於釋。閒有希世傑出之賢。攘臂排之。而其爲說。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。故不足以抑其瀾。而或反以激其勢。嗟乎。言學而莫適其序。言治而不本於學。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。吾儒之學。其果如是乎哉。陵夷至此。亦云極矣。及吾先生起於遠方。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。本乎易之太極。中庸之誠。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。其教人。使之志伊尹之志。學顏子之學。推之於治。先王之禮樂刑政。可舉而行。如指諸掌。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。從而得其說。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。殆無餘蘊。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

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。可以至於聖治。不可以不本於學。而道德性命。初不外乎日用之實。其於致知力行。具有條理。而詖淫邪遁之說。皆無以自隱。可謂盛矣。然則先生發端之功。顧不大哉。春陵之學。舊有先生祠。實紹興某年。向侯子忞所建。至於今。淳熙五年。趙侯汝誼以其地之狹也。下車之始。卽議更度之。爲堂四楹。併二程先生之像列於其中。規模周密。稱其尊事之實。旣成。使來謁記。某謂先生之祠。凡學皆常有之。豈惟春陵。特在春陵尤所當先者。趙侯茲舉。知急務矣。故爲之論述如此。以告後之人。

永州州學周先生祠堂記

零陵守福唐陳公輝下車之明年。令信民悅。迺思有以發揚前賢遺範。貽詔多士。他日偕通判州事贛上曾公迪詣郡學。顧謂諸生曰。永雖小郡。而前輩鉅公名德。往往辱居之。如本朝范忠宣公。范內翰公。鄒侍郎公。皆旣建祠於學宮矣。惟濂溪周先生。嘉祐中嘗倅此州。而獨未有以表出之。豈所以爲重道崇德示教之意乎。於是教授廬陵劉安世。率諸生造府。請就郡學殿宇之東廂。闢先生祠。前通判武岡弋陽方公疇。以書走九江。求先生像於先生諸孫。得之。陳公命零陵宰歷陽高祈董其事而成之。僧像儼然。欄楯周密。旣成。屬某爲記。某以晚生。屢辭不獲。敬誦所聞。以廣其意。先生諱敦頤。字茂叔。春陵人。歷官凡六遷。至通判永州。用呂正獻公薦。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判官。改提點刑獄。所至力行其志。晚以病。勾分司。築居廬山下。有溪流其旁。名之曰濂溪。故世稱爲濂溪先生。某嘗聞程公大中倅南安。先生爲獄掾。大中公視其氣貌非常人。與語。果知道者。因與爲友。故明道自十五六時。聞先生論道。遂厭科舉之業。慨然有求道之

志。伊川年十二三，亦受學焉。惟二程先生唱明道學，論仁義忠信之實，著天理時中之妙，述帝王治化之原，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，其所以自得者，雖非師友可傳，而論其發端，實自先生。豈不懿乎？先生著通書及拙賦，皆行於世，而又嘗俾學者求孔顏所樂何事，意以此示人，亦可謂深矣。後之登斯祠者，睹先生之儀容，讀先生之書賦，求先生之心，真積力久，希聖希賢，必有得顏子之所樂者矣。

濂溪周先生祠堂記韶州

濂熙二年冬，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詹君儀之，以書抵某曰：儀之幸得備使事，念無以稱上德意，始至，披攷故籍，熙寧中，濂溪先生實嘗爲此官，今壁之題名具存，儀之雖不敏，敢不知所師慕，且念宜有像設以詔後世，庶幾來者感動焉。迺度地於治所曲江郡城之內，唐相張公故祠之東，爲屋三楹，以奉祀事，且崇其門垣，大書揭之，嚴其扃鑰，時以啓閉。十有一月告成，願請記。某讀其書，喟然而歎曰：詹君下車，首爲是舉，可謂知所先務矣。其意豈不遠哉？則不敢辭而爲之書。按廳壁記所書，先生以熙寧四年正月九日抵官下，是年八月朔日，移知南康軍，在官僅踰半載耳。攷其行事，其見於先生之墓誌者曰：自廣東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，不憚瘴毒，雖荒崖絕島，人迹所不至，皆緩視徐按，以洗冤澤物爲己任，未及盡其所爲而已告病，求守南康以歸。而著作郎黃公庭堅作濂溪詞，亦稱先生爲使者，進退官吏得罪者，人自以爲不冤，以是二者觀之，亦可以想見當時施設之大槩矣。雖然，凡先生之所施設，皆其學之所推，非苟然也。某嘗考先生之學，淵源精粹，實自得於其心，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，窮二氣之所根，極萬化之所行，而明